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 经典文库

我的第一课外书

世界最具

短小精悍内容丰富
明白晓畅故事深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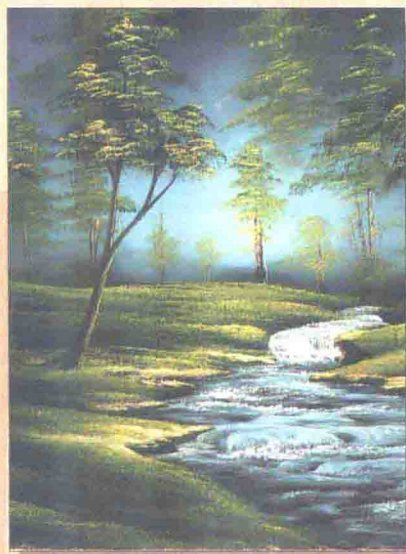
《经典文库》编委会/编

第六辑

可读性 短篇 小说

3

KEDU
XINGDE
DUANPIAN
XIAOSHUO

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可读性的 短篇小说

(3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

目 录

看不见的眼泪	契诃夫 (1)
暴风雪	普希金 (9)
鬼	叶 紫 (25)
鱼	叶 紫 (30)
老婆婆的故事	霍 桑 (36)
百 日	穆时英 (45)
夜雨飘流的回忆	叶 紫 (54)
雪	鲁 彦 (60)
谢谢你,女士	兰斯顿·休斯 (65)
劫	彭家煌 (70)
小精灵	劳伦斯·威廉斯温 (79)
告密的心	爱伦·坡 (85)
兔和猫	鲁 迅 (91)
头发的故事	鲁 迅 (96)
街 景	穆时英 (101)

看不见的眼泪

——契诃夫

在一个黑暗的八月的夜晚，军事长官列布罗捷索夫正和一伙人从俱乐部里走出来。他是个又高又瘦的人，像根电线杆子，职务是陆军中校。“这会儿，先生们，要是能吃顿晚餐就好了。”他说，“和别的城市相比，我们的城市是最差的。就拿萨拉托夫来说吧，那里的俱乐部总是随时备有晚餐，不像我们这个臭气熏天的切尔维扬斯克，除了伏特加酒和带苍蝇的茶水以外，别的什么也弄不到。再也没有比喝过酒后却什么也吃不上更糟糕的了！”

“是呀，要是这会儿能吃点什么就好了……”宗教学校学监伊方·伊万诺维奇·德沃耶托奇耶夫颇有同感地呼应道。为了挡风，他把自己紧紧裹在棕红色大衣里。“现在已是深夜两点钟，所有的饭馆都关门了，你们知道吗，要是能弄条鲜鱼……或者蘑菇…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吃吃，就好了……”

学监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美味佳肴的形状，脸上现出一饱口福的神情，弄得那些正望着他的人都舔了舔嘴唇。于是这伙人都停下脚步，开始想像起来。他们想呀想呀，但任何想像的东西都不能兑现，到头来也只是画饼充饥，都只会增加饥饿感罢了。

“我曾在戈洛别索夫家吃过一只顶呱呱的熏火鸡！”县

警察局长助理普鲁日纳·普鲁仁斯基叹了口气说，“顺便问一句……先生们，你们曾去过华沙吗？那里的人煎鱼时都采用这种方法……他们把几条普普通通的、活生生的、欢蹦乱跳的鲫鱼事先浸泡在牛奶里……这些鬼东西在牛奶里浸泡上一整天，还会游动呢，然后抹上一层酸奶油，把它们放在滋滋发响的煎锅里一炸，嘿，老兄，那味道就别提有多美了，凤梨？还是放到一旁去吧！真的……尤其是，要是你能再喝上一两杯酒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一边吃着鱼，一边感到自己……仿佛处于半睡眠状态……那种香味真能把人香死！”

“要是能再吃上几根腌黄瓜就会更好……”列布罗捷索夫以衷心同情的口吻补充道，“我们在波兰驻扎时，常常吃饺子，一次能吃它二百个，吃饱了还硬往肚子里填……你盛上满满一盘饺子，再往上面撒点胡椒粉和香芹菜，嘿……那种美味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！”

军事长官突然停止了说话，陷入沉思。他回忆起一八五六年他曾在三圣一体大寺院喝过一次鲑鱼汤。一想起那种美味的鱼汤，列布罗捷索夫就感到一股鱼香扑鼻而来，不由地咀嚼起来，竟未留心一脚踩在水洼里，胶皮套靴里灌满了脏水。

“不，不行！”这位军事长官说，“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！我要马上回到自己家中饱餐一顿。这样吧，先生们，咱们走吧，你们都到我家去吧！真的！咱们再喝上一杯，随便吃点什么，拌黄瓜也罢，香肠也罢……咱们把茶炉生上……喂，怎么样？咱们一边吃，一边谈论谈论正在流行的霍乱，回忆回忆久远的往事……我妻子正在睡觉，不过

咱们可以……悄悄地不去惊动她……好啦，咱们走吧！”

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，这里也就不必再多描写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了。我只想说一句，列布罗捷索夫像今天晚上这样充满善意、殷勤好客还是第一次，以前从未有过。

当列布罗捷索夫领着客人走进昏暗的前厅时，大声地对勤务兵说：“我真想把你的耳朵揪下来，我对你说过一千次了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在前厅里睡觉时要是想抽烟，就用带香味的纸去卷！混账东西，快去把茶炉生上，并告诉伊林娜，让她……让她到地窖里去拿点黄瓜和萝卜来……再拿条鲱鱼来，把它弄干净……煎鱼时要在上面撒点鲜绿的大葱和茴香，就这样撒……知道吗？再把土豆切成大小匀称的方块……甜菜也这样切……然后用醋和香油一拌，知道吗，再撒上点芥末……胡椒粉……总之一句话，这是做配菜……明白吗？”

军事长官伸出手指头，做了个混合在一起的动作，并用面部表情把他未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意思表达出来……客人们脱下胶皮套靴，走进昏暗的大厅。主人划着一根火柴，随着一股硫磺的气味，墙壁被照亮了，墙壁上挂着《田地》杂志的增刊画，威尼斯的风景画以及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和一位将军的画像，画像上的那位将军瞪着一双惊诧不已的大眼睛。

“咱们马上就……”主人一边低声说，一边轻轻地把折叠桌的两侧支起来，“一摆上菜，咱们就可以坐下来吃饭啦……我妻子玛莎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请诸位不要见怪……女人嘛，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……古辛大夫说，这都是因

为总是吃素食的缘故……很可能是这样！我对她说：‘亲爱的，问题并不在于吃什么食物！不在于往嘴里送进去的是什么，而在于从嘴里吐出来的是什么……你总是吃素食，可你照样容易发火动怒……这样下去你会把身体弄坏的，与其这样，你还不如别发火动怒，少说几句气话为好……’可她就是不听！她说：‘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。’”

勤务兵走进来，伸长脖子，趴在主人耳根上低声说了句什么。列布罗捷索夫耸动了一下眉毛……

“嗯……”他小声含糊地说，“嗯……原来是这样……不过，这问题不大。我马上就去，去去就回来……要知道，我的玛莎怕仆人偷吃东西，把地窖和橱柜都锁了起来，而钥匙她自己随身带着。我得去向她要钥匙……”

列布罗捷索夫站起来，踮着脚尖，轻轻地推开门，到他妻子那儿去了……他妻子正在睡觉。

“亲爱的玛莎！”他小心翼翼地走近床边说，“你醒醒，亲爱的玛莎，我只打扰你几秒钟！”

“谁呀？是你吗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是我，亲爱的玛莎，是这么回事……我的天使，请把钥匙交给我，你不必起床为我们张罗……你就睡你的觉好啦……我自己去张罗，招待他们……我给他们每人弄根黄瓜吃吃就行了，别的什么也不需要花费……不然就让上帝惩罚我。要知道，只有德沃耶托奇耶夫、普鲁日纳·普鲁仁斯基和别的几个人……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人，……很受大家的尊敬……普鲁仁斯基还得过一枚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哩……他非常尊敬你……”

“你又在哪儿喝醉了？”

“瞧，你又生气了吧……你这个人呀，也真是的……我只给他们每人弄根黄瓜吃吃就算完事……就打发他们走……一切由我自己去安排，你不必担心……你好好躺着睡吧，亲爱的……喂，你身体怎么样？我不在家时，古辛医生来过吗？瞧，我现在就要吻你的小手了……所有的客人都非常尊敬你……德沃耶托奇耶夫是个信教的人，你知道吗……普鲁日纳是个管财务的。他们对你都很……他们说：‘玛丽娅·彼得罗夫娜可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无价之宝……她是我们县上的一颗明星。’”

“别胡编乱造了！你躺下睡吧！在俱乐部里和你那些游手好闲的狐朋狗友喝足了酒，这会儿又彻夜大声喧闹！你也不感到害臊？你可是个有孩子的人呀！”

“我……我是有孩子，不过你也别发火动怒呀，亲爱的玛莎……你不要伤心……我尊重你，爱你……至于孩子嘛，上帝保佑，我会把他们安排好的。明天，我就把米佳送到学校去……况且，我又不能把他们赶走……那样做也不合适……他们会跟在我身后苦苦哀求：‘爸爸，给我们弄点东西吃吧！’……德沃耶托奇耶夫，普鲁日纳·普鲁仁斯基……都是一些非常可爱的人……他们都很同情你，尊重你。我只让他们吃根黄瓜，喝杯酒，就……就让他们各自回家……我会安排好一切的……”

“这简直是对我的惩罚！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个时候还接待什么客人？这些不修边幅的家伙，半夜三更打搅别人，他们也不感到害臊！哪里见过深更半夜还要到别人家去做客的人？……难道这里是为他们开设的饭店旅馆不成？我要是给你钥匙，我才是个傻瓜呢！要是让他们吃饱喝足，

醒过酒劲儿来，他们明天还会来的！”

“嗯……你既然说出了这种话……那我也就不在你面前低声下气苦苦哀求了……看来，你并不是我生活中的伴侣，因为你根本不能使自己的丈夫得到快慰，就像《圣经》上所说的，而是……用句难听的话来说……你简直是一条毒蛇，一条毒蛇……”

“天呀，你这个坏蛋，你居然敢张口骂人。”

夫人欠起身来，啪的一声扇了他一个耳光……军事长官揉揉自己的脸，接着说道：

“谢谢啦……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这么一句话，它说得真对：‘妻子——并不是人间的天使，妻子在家里——是个恶魔。’……这句话简直是真理……你纯粹是个恶魔，一个恶魔……”

“我揪你的头发！”

“你揪吧，揪吧，把你惟一的丈夫打死好了！……好吧，我给你下跪……我求求你啦……亲爱的玛莎！……你就原谅我吧！……请把钥匙交给我！亲爱的玛莎！我的天使！你这个残暴的女人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在大伙面前丢脸呀！你这个野蛮女人，你要把我折磨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够呀！你就揪吧……谢谢啦……我最后再求你一次！”

夫妻二人就以这种方式交谈了很久……列布罗捷索夫跪在那里，哭了两次，时而破口大骂，时而揉擦自己的面颊……待到最后，夫人从床上欠起身来，啐了一口，说道：

“看来，我这一辈子是非得受罪不可了！把椅上的衣服递给我，我的真主呀！”

列布罗捷索夫小心翼翼地把衣服递给她，理了理自己

的头发，便到客人那里去了。客人们正站在将军画像前，望着他那双惊诧不已的眼睛，争论一个问题：在将军和作家拉热奇尼科夫两个人当中，谁的职位更高？德沃耶托奇耶夫坚持说是拉热奇尼科夫，主要强调他作品的不朽，而鲁普仁斯基却说：“毫无疑问，他的确是一位很好的作家，是的……他的作品既滑稽可笑，又能引起人们的怜悯同情。不过，倘若派他去领兵打仗，他恐怕连一个连队也指挥不了。可是将军却能指挥整整一个军团，因此谁也……”

“我的玛莎马上就来……”走进来的军事长官打断了他们的争论，说，“马上就来了……”

“我们打扰您了，真的……费奥多尔·阿基莫维奇，您的脸怎么搞的？我的天哪，您眼睛下面还有一块青！您这是在哪儿碰的呀？”

“我的脸？我的脸在哪儿？”主人不好意思起来，“唉呀，可不是吗！是这么回事……刚才我悄悄地走到卧室，想吓唬她一下，可是屋里太黑了，一不小心碰在床上！哈——哈……瞧，玛莎来了……哎呀呀，亲爱的，你的头发太乱了！看上去就跟路易莎·米歇尔一模一样！”

玛丽娅·彼得罗夫娜走了进来，她头发蓬乱，睡眼惺松，但却神采奕奕，喜笑颜开。

“你们都很乐意到我家来，这真是太好了！”她开口说道，“多亏我丈夫殷勤好客，纵使你们白天不来，晚上也硬把你们拽来。刚才我正在睡觉，听见有人说话……这可能是谁呢？我就这么想……费佳让我躺着，别出来，嘿，可是我却忍不住……”

夫妻二人跑进厨房，晚餐开始了……

“做个结了婚的人真好啊！”一个钟头以后，一伙人从军事长官家里出来，普鲁日纳·普鲁仁斯基感慨颇深地说，“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就喝什么……你心里知道，有个女人在爱着你呢……她还会在钢琴上弹奏美妙的曲子给你听……列布罗捷索夫真是太幸福啦！”

学监德沃耶托奇耶夫一声不响，他在想心事。回到家以后，他一边脱衣服，一边大声地叹了一口气，于是妻子被弄醒了。

“你别把皮靴踩得咯咯响，笨蛋！”她粗声粗气地说，“你妨碍我睡觉了！在俱乐部里喝醉了酒，回到家还这么大声嚷嚷，瞧你那个丑八怪模样！”

“你就知道骂人，”学监叹息道，“你去看看人家列布罗捷索夫吧，瞧瞧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！我的天哪！人家日子过得真幸福啊！看着别人那种幸福的生活，我真想痛哭一场。只有我一个人才这么不幸，你都快变成一个泼妇了。快挪开点地方！”

学监蒙上被子，一边在心里抱怨自己的不幸，一边就睡着了。

暴风雪

——普希金

1811年，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。在一个名叫涅纳拉多沃的村庄，住着厚道的加夫里拉·加夫里洛维奇。他殷勤好客，和蔼可亲，远近闻名。四邻往往上他家吃吃喝喝，跟他夫人玩玩赌五个戈比输赢的波士顿牌。但也有的客人来此的目的，仅仅是为了看看他的女儿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，一个身材苗条、肤色白净的十七岁的姑娘。她被视为全村里最漂亮的女孩，许多人都想要得到她，或者为了自己，或者为了自己的儿子。

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是读着法国小说长大的，因此，其结果自然是深受小说的影响并过早堕入情网。她的恋人是个穷酸的陆军中尉，那时他正休假住在自己的村子里。不言而喻，很快的，他们两个人相爱了。不幸的是，他们的恋爱被玛利亚的父母发觉后，加夫里拉夫妇开始限制女儿的行动，接待他的态度比接待一个退职陪审员还不如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两位爱人仍不断互通信件，并屡屡在密松林里或古教堂边幽会。他们海誓山盟，缔结同心。并达成共识：既然我俩缺一便不能活下去，而残忍的父母的死脑筋又妨碍咱们的姻缘，那么，不如逃离到一个不受他们管制的地方去！这个谋幸福的好主意照亮了这两个年轻人

的脑袋，而醉心于罗曼蒂克的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对这个好主意更是称心。

冬季到了，他们的幽会也因此中断，但情书往还却更加频繁了。弗拉基米尔·尼古拉耶维奇在每封信里都央求她嫁给他，跟他秘密结婚，躲藏一些日子，然后双双跪在双亲脚下，二老最终肯定会为恋人的英勇的蛮干行为和不幸的遭遇所感动，并且他们还会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的爱真伟大！”

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久久拿不定主意，一大堆私奔的计划被推翻。她终于同意了如下办法：在某个晚上，她可以借头疼不吃晚饭而躲在屋子里，她的贴身使女本是她的同谋犯；她二人穿过屋后的门廊到达花园，花园后面有一辆备好的雪橇，坐上去直奔离涅纳拉多沃村五公里的冉德林诺村，然后走进教堂，弗拉基米尔会在那里等她们。

在私奔的前一天夜里，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整晚都没有睡意。她收拾好东西，包了几件衬衫和衣裙，给她的女友，一位多愁善感的小姐写了一封长信；另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。她用最动人的辞句向父母道别，陈述爱情的来势不可抗拒，央求父母饶恕她的过失，她在信的结尾写道：如果有一天她回来时父母亲已原谅了她的过失，那将是她一生最幸福的事情。她封好两封信，封口盖上图拉出产的图章，图章印出两颗燃烧的心和文绉绉的题辞。然后在天亮前她躺倒在床上，打了个盹儿，但是她的脑海里时不时浮出阵阵幻影。一会儿，她恍恍惚惚觉得，正当她坐上雪橇去结婚的那一刻，他父亲一把抓住她，把她从雪地上飞

快地横拖过去，然后扔进黑咕隆咚的无底深渊……她整个身体都坠入深渊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；一会儿她又看见弗拉基米尔倒在草地上，一脸惨白，满身血污。他就要死了，用刺耳揪心的声音说话，求她跟他赶快结婚……一些不成形的、不连贯的幻象接二连三地在她眼前闪过。终于，她从床上爬起来，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，并且果真头痛了。父母看出了她心神不定，慈爱地、关切地，连连探问：“噢！我亲爱的女儿，你怎么了？病了吗，嗯？”——这一切，使得她心都要碎了。她极力安慰他们，想装出快活的样子，但除了摇摇头，什么也做不好。到了晚上，想到这是自己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刻了，她的心紧缩起来。她觉得自己还仅剩半条命了，心里暗暗地跟家里人和身边东西一一告别。

开晚饭了，她的心咚咚直跳。她嗓音颤抖地宣布，她不想吃饭，便离开了父母。父母吻了她，如同平常一样祝她“晚安”。她差点儿哭起来。回房后，她倒在靠椅里，泪珠儿一粒一粒直往下滚。使女劝她镇定，劝她打起精神来。一切准备停当。再过半个钟头，玛利亚就要永远离开父母的宅子、自己的闺房以及平静的生活了……户外起了暴风雪，风在吼，百叶窗在抖动。她觉得，一切都暗藏杀机，一定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不久宅子里安静下来，大地沉沉睡去。玛利亚披一条花披肩，穿上暖和的外衣，手里提着小箱子，出房走到了后门口。使女跟在后面，拿两个包袱。她们进了花园。暴风雪没有平息，风迎面吹来，仿佛想抓住这个年轻的私奔女。她们好不容易走到花园的尽头。雪

橇已经在等候着她们了。马冻僵了，不肯规规矩矩地站着不动。弗拉基米尔的车夫在车轮前面走来走去，勒住马儿。他搀扶小姐和使女坐进雪橇，放好包袱和小箱子，抓住缰绳，马儿便飞跑起来。让我们把小姐暂时交给命运之神和车夫杰廖希卡的赶车技艺去保护，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咱们年轻的新郎吧！

弗拉基米尔坐车赶了一整天的路，早晨他找了冉得林诺村的神父，好不容易才跟他谈妥，然后到四邻的地主中间去找证婚人。他去找的第一个人是个退职的骑兵少尉，四十来岁的德拉文，德拉文非常喜欢这份美差。他说这种冒险使他回忆起已逝的美好时光和骠骑兵的恶作剧。他留弗拉基米尔吃午饭，并且要他放心，还拍拍胸膛包下了找另两个证婚人的差事。果然，吃罢午饭，就来了一个蓄有唇须、靴子带有踢马刺的土地丈量员施米特，还有县警察局长的儿子，一个十六岁的小男孩，他前不久才参加骠骑兵。这两个人不但欣然接受弗拉基米尔的请求，甚至还对天起誓，不惜牺牲性命为他效劳。弗拉基米尔心存感激地对着他们深深鞠躬，互相拥抱然后回家张罗去了。

天断黑已经好久了。他向自己信得过的车夫杰廖希卡面授机宜，详详细细布置一番，然后打发他驾起三匹马拉的雪橇去涅纳拉多沃村，再吩咐给自己套好一匹马拉的小雪橇，他没有再请车夫，而是自己一个人动身到冉得林诺村去，大约两个钟头以后玛利亚·加夫里洛夫娜也应该到达那里了。他认得路，全程只要二十分钟。

可是，弗拉基米尔刚刚出了村口来到田野上，随之风

也来了，暴风雪铺天盖地而来，他啥也看不见了。一分钟以后，道路就盖满了雪。四周景物全都消失在昏黄的一团混沌之中，但见一片片雪花狂舞，天地浑然莫辨。弗拉基米尔发觉陷在田里，于是想再赶到路上去，但却白费劲。那匹马瞎忙一气，时而跑上雪堆，时而陷进沟壑，雪橇时时翻倒。弗拉基米尔费尽心力，但求不要迷失大方向。他觉得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了，而他还没有到达冉得林诺村的丛林。又过了十来分钟，还是看不见丛林。弗拉基米尔驶过一片沟渠纵横的田野。暴风雪还没停，天色不开。马儿也疲倦了，身上汗流如注，它不时陷进齐腰深的雪里。

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恐怕迷路了。弗拉基米尔刹住雪橇，开动脑筋，使劲回忆和思索，于是断定应当朝右拐。他便掉转雪橇朝右赶去。那匹马敷衍塞责，挪动步子。他在路上足足花了一个钟头了。冉得林诺村应该不远了。他走着，走着，田野没个尽头。到处是雪堆和沟渠，雪橇时时翻倒，他也就时时把它扶起来。时间在消逝。弗拉基米尔着实不安了。

终于一片黑黑的东西出现在他的视野里。弗拉基米尔便转到那边去。等他走近一看，果真是一片林子。谢天谢地！他想，现在总算快到了。他沿着林子走，一心想立即走上他熟悉的道路，或者绕过林子：冉得林诺村就在它后面。他很快就上了路，驶进冬季落叶的树林的阴影里了。狂风在这里不能逞强，道路平坦，马儿不再瞎走，而弗拉基米尔也宽心了。

他走着，走着，树林没个尽头，而冉得林诺村还是看

不见。弗拉基米尔惊恐地看到，他走进了一片陌生的森林。他绝望了。他打马，那匹可怜的畜牲放开腿奔跑，但很快就慢下来，一刻钟以后就一步一步地拖着他走了，不管倒霉的弗拉基米尔怎样使劲鞭打都不顶用。

树木渐渐稀疏了，弗拉基米尔出了森林，冉得林诺还是看不见。这时应该快到半夜了。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来，他任马儿自己走去。这时风雪平息了，乌云消散，他面前展现一派平川，上面铺了一层波浪起伏的洁白的地毯。夜色分外明净。他望见不远处有个小村庄，零零落落约莫四五家农舍。弗拉基米尔的雪橇向村子驶去。到了第一家茅屋旁边，他跳下雪橇，跑到窗前就动手敲打。过了几分钟农舍的百叶窗开了，一大把白胡须的老人探出头来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请问冉得林诺村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

“你是问冉得林诺村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它离这儿还有多远呢？”

“不算远，只有十公里。”

话音刚落，弗拉基米尔便一把揪着自己的头发愣住了，仿佛一个人被宣判了死刑。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？”老头好奇地打量他。弗拉基米尔已经顾不得他的问话了。

“嘿，我说，”他对着老头说，“你能不能弄到马匹拉我到冉得林诺去。”

“噢！马匹？我上哪儿给你找呀！”老头回答。

“那么，总能找一个带路的人吧！当然，我会给钱的，